

WARRIORS

貓戰士

三力量

◎ 部曲之 III

驅逐之戰
Outcast

艾琳·杭特 (Erin Hunter) 著
高子梅 譯



晨星出版



序章

「小偷！這裡是我們的領地。」一隻灰色公貓啐口罵道。他頸毛倒豎，嘴唇後縮，發出怒斥咆哮聲，目光掃過那群正蹲伏在陡峭小路上的貓兒，他們的利爪出鞘，眼睛因飢餓而發亮，其中一隻母貓嘴裡還叼著一隻兔子屍體。「這塊領地是我們的，獵物也是。」

一隻銀色虎斑貓傲慢地瞪著對方。「如果是你們的領地，為什麼沒有任何邊界記號？所以說這裡的獵物是大家的。」

「你在睜眼說瞎話！」一隻黑色母貓往灰色公貓貼近，並肩而立，急甩尾巴。「還不快滾開！」卻又從牙縫裡低語說：「鷹崖，我們不能跟他們正面衝突，別忘了上次的教訓。」

「我知道，無星之夜。」灰色公貓答道。「可是我們能怎麼辦？」

一隻體型巨大的棕色公虎斑貓擠到鷹崖身邊，發出嘶聲怒吼。「只要你們敢越雷池一步，我們就撕爛你們。」他咆哮道。

鷹崖用尾尖輕觸他的肩膀。「冷靜點，鷹爪，」他發聲警告。「我們最好別開戰。」

更多貓兒出現在小徑彎道，將銀色虎斑貓身後的狹窄空間擠得水洩不通。

「陡徑，」鷹崖彈彈耳朵，指示一隻小型虎斑公貓走過來。「快回去洞穴，通報入侵者又回來了。」

「可是……」陡徑顯然不想離開他的同伴，尤其對方數量遠超過他們。

「現在就去！」鷹崖厲聲命令。

陡徑趕緊轉身，朝小徑上方跑去。

太陽正要西下，累累岩石被夕陽餘暉染上血色紅霞，在崎嶇山路上投下長長的陰影。遠處流水淙淙，劃破寧靜，天際蒼穹，老鷹長嘯一聲。

「這是我們可以容忍的最後底線，」鷹崖喵聲說道。「請你們現在就離開，到別的地方去狩獵。」

「要單挑嗎？」銀色虎斑貓忿忿地說。

「你們要是再繼續逗留，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鷹爪嘶聲說道。

鷹崖的巡邏隊在他身後一字排開，擋住去路。但入侵者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開始散開，攀上兩旁的大圓石。鷹崖蹲伏下來，繃緊全身肌肉。必要時，他會開戰，即便上次經驗慘痛。

「等一下！」

一隻虎斑公貓從鷹崖的巡邏隊裡走了出來，站在入侵者面前。雖然他鼻頰的毛因老邁而變得灰白，但肌肉還是結實有力，頭抬得高高的。

「我是急水部落的巫師，我叫尖石巫師。」他抬高音量，嘶啞的聲音迴盪在岩間。「這裡是我們的領地，我們不歡迎你們。」

「領地要靠捍衛才能擁有。」銀色虎斑貓駁斥道。

「別忘了上次溪水結冰之前，我們是怎麼趕走你們的？」尖石巫師大吼著，「除非你們自願離開，否則別怪我們再次動手。」

銀色虎斑貓眯起眼睛。「趕走我們？我記得好像不是這樣吧。」

「當初是我們自願離開的，」一隻蹲坐在大圓石上的棕白色母貓補充道。「我們找到一個好地方度過枯葉季，那裡有更多的獵物。」

「但現在我們決定回來。」虎斑公貓甩著尾巴。「憑你們？骨瘦如柴的，身上都是跳蚤，也想攔阻我們？」他的爪子在石頭上霍霍磨著。

「急水部落向來以山為家，」尖石巫師喵喵說。「我們……」

但話還沒說完，就被淹沒在一片尖聲嘶吼中，原來那隻棕白色母貓突然從大圓石跳了下來，撲向無星之夜，鋒利的爪子緊緊掐住對方肩膀。虎斑公貓也發出可怕嘶吼，身子撲向鷹崖。鷹崖在地上滾了幾圈，爪子緊緊抓住攻擊者，空氣裡瞬間充斥貓兒廝殺打鬥的聲響。

蒼穹之外，殺無盡部落只能無奈觀戰。



第一章

松鴉掌伸個懶腰，感覺到陽光灑在他毛髮上，和風徐來，到處都充斥著綠色植物生長的氣味。在他上方，有隻鳥兒正在啼唱，耳裡隱約聽見湖水拍岸的聲音。

「松鴉掌！」

湖浪聲中傳來輕盈的腳步聲，松鴉掌想像得出導師葉池一定是在淺岸處戲水。

「松鴉掌！」她又喊一次，聲音離他更近了。「快到我這裡來，水冰冰涼涼的好舒服！」

「謝了，我才不去呢。」松鴉掌小聲說。

水對他來說，不是只將腳浸在湖裡那麼簡單而已，波濤的聲音會令他想起冰冷的水正在淹沒他，被水濕透的毛髮沉重地將他身子往下拖拉，嘴和鼻子裡都是水，嗆得他快奄奄一息。他曾在夢裡淹過一次，跟一名叫落葉的古代戰士在地下通道裡迷路，更曾為了拯救河族的小貓而差點溺水。

我這輩子一定是跟水有仇。

「好吧。」葉池的腳步聲後退又衝刺似地在淺水處蹦蹦跳跳，像隻小貓一樣興高采烈。

松鴉掌沿著湖岸找一種叫做錦葵的藥草，可是當他嗅聞風裡的氣味時，卻聞不到熟悉的辛辣味。葉池的腳步聲越來越小，他索性離開水邊。除了找藥草之外，他還有別的要事。他不斷緊挨地面嗅聞搜尋，穿過草叢，沿著矮木叢而行，最後來到一棵根部長滿樹瘤的大樹前面。

在這裡！

他用牙齒緊咬棍子的一端，將它從樹根後方拔出來，樹根將它卡在岸上，才沒被兇惡的波濤給吞噬。他在棍子旁邊蹲了下來，腳爪撫過上頭的刮痕，尋找五長三短的記號，那代表曾被大水困在地道裡的五個見習生和三隻小貓。記號都被劃掉了：每隻貓兒都脫困了。松鴉掌還記得在做這些記號時，古代戰士磐石的氣味一直縈繞身邊，當時他可以感覺得到那位古代貓靈的無毛腳掌正牽引著他的腳掌。

可是松鴉掌同樣能感覺到那唯一還沒被劃掉的記號。曾為他們指引方向的古代戰士落葉，到現在仍在地道裡徘徊不去。

他閉上眼睛，想聽出曾對他低語的那些聲音，但什麼也沒聽見，只有樹梢間的風聲和湖面的水波聲。「落葉？磐石？」他低聲呢喃。「你們在哪裡？為什麼不跟我說話？」

還是沒有聲音。松鴉掌把棍子拉到空曠處，一路滾到湖邊，將它沖洗乾淨，再仔細嗅聞棍身，可是以前的聲音全都消失不見了。

松鴉掌吞口水，像找不到母親的小貓一樣快哭出來。他想跟磐石說話，想知道以前住在湖邊的貓兒的事蹟，也想知道為什麼其他的古代貓都到別處，甚至死了，落葉卻被留在洞裡。

他相信牠們就是他在月池附近感覺到的那群貓，牠們的足跡刻印在通往月池的蜿蜒小路上。牠們的年代遠比四大部族還要久遠，甚至比星族還古老。牠們一定有許多智慧可以與他分享！甚至幫他解開那個預言的謎底，也就是他從火星夢裡所得知的那個詭譎預言。

將有三隻貓兒，你至親的至親，星權在握。

「松鴉掌，你到底在做什麼啊？」

松鴉掌猛地驚醒。他一直專注在那根棍子上，滿腦子想的都是古代貓，根本沒聽見葉池走近的聲音。他發現原來她離他很近，甚至聞得到她身上傳出來的惱怒氣味。

「對不起。」他喃喃說道。

「松鴉掌，我們需要很多錦葵，不能因為目前沒有開戰，就認為貓兒不會生病或受傷。巫醫必須隨時做好萬全準備才行。」

「我知道了，可以嗎？」松鴉掌回嘴道。是誰阻止這場戰爭的？他在心裡暗地質問。要不是我和其他貓兒找到那些迷路的小貓，風族和雷族早就開戰了。

他不想跟他導師解釋。但他感覺得到她的目光正凌厲看著他把棍子滾上岸，放進樹根底下。放好後，他從她身邊離開，沿著湖岸上方走，張開下顎，嗅聞路邊的植物。

才走幾步，他就停下來，用空洞的雙眼望向湖的對岸，野風強勁，他的毛髮被吹得服貼在
身上。

你們在哪裡？他的心正在向古代貓發出吶喊，請求你們，跟我說話！

「松鴉掌！嘿，松鴉掌！」

這不是他想聽見的聲音。但卻沒發出氣惱的嘶吼，回頭去看榛掌。他已經聞到她，也聽見她正朝著他跑來。**跌跌撞撞的，活像隻快昏倒的狐狸。**

「你看我抓到什麼？」榛掌的聲音聽起來很開心，不過有點含糊，好像嘴裡叼了什麼。

松鴉掌才懶得告訴她，他本來就**看不見**，不過他也早從那強烈的氣味聞出她抓到的是田鼠。

「這是我最後一次狩獵評鑑。」這位見習生的聲音現在變得清楚多了，顯然已經把嘴裡的獵物放下來。「要是我們的成績不錯，莓掌、鼠掌和我今天就能成為戰士了。」

「好棒哦。」松鴉掌試圖表現出興奮的語氣，不過他還是有點生氣她破壞了他和古代貓溝通的機會。

「我相信塵皮一定會滿意我的成績，」榛掌繼續說道。「這隻田鼠好大哦！足夠餵飽黛西那兩隻剛出生的小貓了。」

「小貓不能吃田鼠，」松鴉掌提醒她。**她是鼠腦袋嗎？**「他們才出生四天而已。」

「對哦，不過這也夠黛西自己吃了。」榛掌還是一副興奮模樣。「反正她得吃得營養點，才有奶水餵小貓啊。你去看過他們沒有？他們是我所見過最可愛的小東西了。黛西說要把他們取名為小玫瑰和小蛤蟆。」

「我知道。」松鴉掌簡單回答。

「我真等不及他們趕快長大，可以到育兒室外面玩。」榛掌繼續說道。「你想火星會讓我收其中一隻小貓當見習生嗎？等他們長大，我應該有足夠的戰士經驗可以當他們導師了。」

「他們是你同母異父的手足，」松鴉掌澆她冷水。「火星恐怕……」

「榛掌！」一個尖銳聲音打斷了他，松鴉掌聽見榛掌的導師塵皮正穿過蕨叢，窸窣作響地走了出來，身上傳來情緒不悅的氣味。

「妳是在狩獵？還是在聊天？」他質問道。

「對不起，塵皮，你看見我抓到的田鼠嗎？好大一隻哦。」

松鴉掌聽見塵皮走上前來，聞了一下。

「很好，」那位戰士說道。「但這不代表妳可以坐下來閒扯。林子裡還有很多獵物等著妳抓，我先把這個帶回營裡，妳繼續抓獵物。」

「好，那待會兒見囉，松鴉掌！」

松鴉掌沒忘記向回頭走掉的榛掌加油打氣，「祝妳好運！」但其實他的心早又飛回古代貓的身上。牠們的沉默不語令他憂心。難道是我做錯了什麼？磐石和落葉在生我的氣嗎？他的心被各種問號不斷啃蝕，卻在這時找到了一株錦葵，於是張口咬下它的莖幹，準備帶回營裡。

「做得好，松鴉掌。」他才剛達成任務，葉池的聲音就在他身後響起。「我們走吧。」

松鴉掌用嘴叼起那株錦葵，至少這樣就不必開口說話了。他一路跟著導師，心不在焉，幾乎沒去注意獵物氣味或矮木叢裡小動物的搔刮聲響。他一心只想尋找古代貓的蹤跡。

這時一隻鳥兒突地發聲警告，松鴉掌嚇得回神，隨即有雙翅膀撲拍打他的鼻頭，他身子趕緊往後一彈，連錦葵都被扔在地上。

「嘿，」莓掌的惱怒聲從幾條尾巴遠的地方傳來。「你剛把我的歌鶉鳥給嚇跑了，你難道

沒看見我正在追蹤牠嗎？」

「我本來就看不見啊。」松鴉掌惱羞成怒地噲回去。「你忘了我根本就是瞎子嗎？」

「但你的本領比瞎子強多了，」葉池不高興地說。「你做事為什麼不能專心點？今天一整天早上，你就像隻兔子一樣心神不寧。」

「希望他沒搞砸我的評鑑。」莓掌抱怨道。「要不是他，我早就抓到那隻歌鶉鳥了。」

「我知道。」棘爪喵聲說道。

松鴉掌老遠就聞到雷族副族長的氣味。鼠掌和他的導師蛛足也在不遠處。不會吧！難道所有雷族的貓兒都看到我剛剛笨手笨腳的樣子？

「沒必要為了一隻跑掉的獵物哭喪臉吧。」棘爪繼續說道，這時腳步更近了。「一個戰士是不會為了一點挫敗就氣餒的。走吧，莓掌，看看你能不能到那邊的樹根裡抓到老鼠。」

「好吧，」但松鴉掌聽得出來，雖然導師都這麼說了，但莓掌還在生氣。「松鴉掌，拜託你別再擋我的路了，好嗎？」

「是的，遵命。」松鴉掌沒好氣地回諷他。

「我們該回營地了。」葉池用肩膀推推松鴉掌。「走這裡。」

謝了，我知道營地在哪裡。

松鴉掌又拾起藥草，跟著導師穿過荊棘隧道，進入岩石堆積而成的山谷裡。他穿過巫醫洞口的藤蔓，將藥草放在洞穴後方。

「我要去吃點獵物了，可以嗎？」他喵聲說道。

「等一下，松鴉掌。」葉池把嘴裡的藥草放好，坐在他前面。松鴉掌聞得出來她情緒的不耐與沮喪。「我不知道你最近怎麼了？」她開口說道。「自從你和其他貓兒在湖邊找到風族的小貓之後……」

她的聲音帶有疑問的語氣，但松鴉掌感覺得出來裡頭帶有強烈的好奇。葉池顯然知道事情不如他和夥伴們所說的那麼單純。可是他絕對不會告訴她，那三隻小貓其實是在雷族和風族領地下面的地道裡迷了路。他知道獅掌和冬青掌以及風族的石楠掌和風掌也都會三緘其口，畢竟他們都不敢透露獅掌和石楠掌其實已經在地道裡幽會了好幾個月。

所以不能老實說他們差點被地道裡積雨成災的洪水給淹死，以致於他到現在夜裡都還會夢到可怕的洪水。

「松鴉掌，你還好吧？」葉池繼續說道。她的怒氣漸消，取而代之的是如洪水氾濫般真心的關切。「如果真的有什麼心事，你應該會告訴我吧？」

「當然會，」他咕噥道，卻暗地裡希望導師不會察覺到他在撒謊。「我真的沒事。」

葉池顯得懷疑。松鴉掌感覺到自己的毛髮出於自衛地豎了起來。但這位巫醫只是嘆口氣，就喵喵說道：「你出去吃東西吧，等天涼一點之後，我們再去兩腳獸的舊巢穴採集貓薄荷。」

她話還沒說完，松鴉掌就站起身，低頭走出洞外。他走到獵物堆，將一隻肥美的老鼠拖到巫醫洞外大口啖食。才剛過了正午，山谷裡依舊很溫暖，他吃飽，側躺下來，用腳掌清理自己的鬍鬚。

此時煤掌和冬青掌剛穿過荊棘隧道走進來。松鴉掌老遠就聞到她們從訓練場上沾染到的青

苔氣味。

「不好意思，我每次都打敗妳，」冬青掌喵喵聲說道。「妳不會生氣吧？」

「不會啦，」煤掌堅稱道。「要是妳故意放水讓我贏，我才會生氣呢。」

她的聲音聽起來很勇敢，但松鴉掌從腳步聲聽得出來，她的腿傷讓她很不舒服，但這種傷巫醫幫不上忙，只能靠時間慢慢療癒。或者說煤掌生來就不是當戰士的命，這難道跟以前的煤皮一樣？

育兒室裡傳來的尖銳叫聲，分散了松鴉掌對煤掌的注意。黛西的小貓才出生四天，叫聲就很宏亮。他們的父親是蛛足。本來塵皮提議，他可以代他評鑑鼠掌，好讓他有更多時間陪在育兒室裡，但蛛足堅持不肯。松鴉掌覺得蛛足好像不太習慣跟他的小貓在一起，彷彿還不能適應自己已經升格做父親。

不管如何，松鴉掌都認為育兒室實在太擁擠了。蕨雲前陣子生的小貓小冰和小狐，雖然已經快成為見習生，卻還待在那裡面。至於蜜妮正懷著灰紋的孩子，最近也才剛搬進去。松鴉掌知道火星很自豪雷族越來越強大，不過也擔心不能餵飽所有族貓。

荊棘隧道傳來更多窸窣聲響，獅掌蹣跚走進營裡，他的導師灰毛緊跟在後。

「兩隻老鼠和一隻松鼠！」灰毛喵喵聲說道。「獅掌，這樣的狩獵成績讓我很滿意。」

除了言語讚美之外，灰毛的語氣聽起來其實並不熟絡。松鴉掌總覺得哥哥和灰毛之間並不像一般師徒那樣相處融洽，這當中有某種讓他摸不著頭緒的東西，他猜不透灰毛的心思。

或許這不重要。松鴉掌將這問題拋向腦後，這時獅掌從他身邊一躍而下，同時嘴裡叨著一

隻老鼠。

「累死了！」獅掌大聲說道。「我還以為我得一路追著那隻松鼠，追到影族領地去。」

「那麼賣力幹嘛？」松鴉掌問道。「你今天又不需要被評鑑。」

「我知道，」獅掌滿嘴的肉，含糊說道。「可是重點不在這裡，好戰士本來就該盡力餵飽自己的族貓。」

松鴉掌很清楚獅掌想成為最傑出的戰士，自從上次在地道裡找到小貓，獅掌就一直給自己壓力。他不必刻意推敲，也明白是什麼理由：獅掌決定全心專注在戰士訓練上，藉此彌補他和風族見習生石楠掌曾經幽會的事實。

松鴉掌有些同情。他自己是巫醫貓，有權結交他族的朋友，但他一點也不想。他自認不會傻到去信任別族的貓兒。

落石的聲響讓他警覺到火星正從擎天架下來，他的聲音離戰士窩很近。

「我們需要組一支邊界巡邏隊，你們哪一個……」

松鴉掌身旁的獅掌立刻跳了起來。「我去！」

松鴉掌本來還納悶為什麼是火星組織邊界巡邏隊，然後才想起副族長棘爪正在林子裡評鑑莓掌。

「謝了，獅掌，」火星喵聲說道，「不過我看得出來你今天已經體力透支。」

獅掌只好坐了下來，松鴉掌感覺得到他很失望。

「我去好了。」灰紋從戰士窩裡鑽了出來。

「我也去。」松鼠飛尾隨在後。

「我帶蜜掌一起去。」松鴉掌聽見沙暴從見習生的窩那邊走來，她的見習生跟在旁邊。

「很好，」火星說道。「你們最好勘查一下風族的邊界，雖然上次找到小貓之後，風波已經平息，但這種事很難說。」

「我們會重新標好氣味記號，」灰紋允諾道。「要是我們看見……」

突然，荊棘隧道外傳來的興奮喵喵聲和枝葉窸窣聲。松鴉掌坐起身，分辨來者的氣味。莓掌第一個走進空地，榛掌和鼠掌擠在後面，接著是他們的導師棘爪、塵皮和蛛足。

「我們成功了！」莓掌的勝利歡呼聲迴盪在山谷岩壁。「我們全都通過評鑑，從現在起，我們就是戰士了。」

「莓掌，」棘爪語氣嚴峻。「這件事必須由火星來決定。」

「對不起。」莓掌洩氣地將頭和尾巴垂得低低的。「可是我們一定能成為戰士，對不對？」

「也許我們應該先評鑑一下你的嘴巴能不能閉上。」塵皮啞口道。

「沒關係。」火星顯然被逗得很樂。「如果你們的導師願意現在跟我開會，我們隨時可以召開戰士命名儀式。」

「那邊界巡邏的事情怎麼辦？」灰紋問道。

「可以等黃昏再去，畢竟現在還算平靜，不是嗎？」

所有見習生都興奮地聚集在窩外。獅掌和松鴉掌也走過去加入他們。

松鴉掌才走近，就聽見莓掌說：「……還有兩隻田鼠，我本來還可以再抓到一隻歌鸚鳥的，都怪松鴉掌把牠嚇走。」

松鴉掌氣得頸毛倒豎，但他還沒開口反駁，冬青掌就搶先幫他說話。「這有差嗎？反正你已經通過評鑑了。」

松鴉掌的尾尖抽了抽。謝了，不過我自己有嘴可以說。

「我抓到一隻超大的田鼠。」榛掌情緒亢奮到根本沒注意莓掌和松鴉掌之間的箭拔弩張。「我還逮住一隻剛要飛走的燕八哥哦，塵皮說他從沒見過這麼好的身手。」

「好棒哦！」蜜掌啾聲說。

「我抓到一隻松鼠。」鼠掌自誇道。但松鴉掌記得這位見習生曾為了追一隻松鼠而爬上天空橡樹，結果嚇得不敢下來，最後導致煤掌從樹上跌下來。因此松鴉掌心裡想，鼠掌抓到的這隻松鼠，一定是在地上抓到的，如果他猜錯，就罰他一整個月都去幫長老抓蟲子。

「我真希望我們現在就能接受評鑑，你是不是也這樣想？」冬青掌低聲問獅掌。「有時候我會懷疑我們可能永遠也當不了戰士。」

「我懂你的心情，」獅掌的語氣也是充滿妒嫉，但又突然很果斷地下結論：「反正我們一定得更賣力，就只能這樣了。」

松鴉掌沉默著，他知道他未來的道路跟他們不一樣。他必須花很久的時間才能完成巫醫訓練，而且除非葉池死亡，否則他永遠當不了正式的巫醫。雖然他一想到哥哥姊姊晉升的速度會比他快，心裡有些不是滋味，但也絕不會因此希望他導師早點死掉。

更何況，那個預言不是說他和哥哥姊姊一出生就星權在握嗎？預言裡可沒說他們得先當上戰士，才能星權在握啊。

火星的聲音在擎天架上方響起：「請所有已成年的貓都到擎天架下方集合！」

族貓開始聚集，空地裡立即充斥各種氣味。松鴉掌聞到鼠毛和長尾這兩位長老正從榛木叢下方的窩裡出來。葉池也從巫醫窩裡走了出來，坐在洞口藤蔓的前面。

這時黛西的氣味蓋過了其他氣味，原來她正走進這群見習生當中。

「莓掌，你看看你！」她大聲說道。「你的毛亂七八糟的，還有榛掌——妳也是，妳是把湖邊那裡的刺果全都黏在身上帶回來了嗎？」

接著松鴉掌便聽見用力舔舌的聲音。

「沒關係啦，我自己弄就行了。」莓掌出聲抗議。

「你會弄才怪，」黛西斥罵道。「我可不准你們這樣邋邋遢遢地就去參加戰士命名儀式。別的貓兒還以為我沒把你們教好呢。」她又開始舔莓掌，隨即停下動作唸叨道：「鼠掌，你也一樣，你看看你的尾巴成了什麼樣子？」

「希望火星別聯想到我的尾巴，」莓掌緊張地說道。「我怕他用它拿來取名。」

莓掌的尾巴只有短短一截，因為當他還是小貓時，曾偷偷溜出營狩獵，結果尾巴被捉狐狸的陷阱給夾斷了。

「什麼？難道要叫你莓尾嗎？」罌掌提議道。「這名字挺難聽的！」

「不會吧！」莓掌哭喪著臉。「火星不會這麼狠吧？」

「別傻了。」黛西喵聲說。

「別擔心，我相信火星不會的。」亮心突然插話。松鴉掌只注意到其他貓兒的氣味，沒留意到她的。「當年野狗攻擊我，事後，藍星封給我的戰士名是無容，可是等火星就任族長之後，就把它改成亮心，所以我相信他不會故意給你一個可笑的戰士名。」

「我也希望不會！」莓掌還是有點懷疑。

松鴉掌被亮心的話這麼一提醒，突然緊張起來。「你認為葉池會不會幫我取個跟瞎子有關的巫醫名？」

「譬如什麼？瞎松鴉嗎？那不就跟莓尾一樣可笑了嗎？」他的姊姊回答道。

「你認為這名字很可笑，可是葉池……」

「你們都給我安靜，」灰紋打斷他們。「命名儀式就要開始了。」

獅掌推推松鴉掌。「走吧，我們到前面找個好位置，我想看清楚儀式過程。」

「好啊，反正馬上就輪到我們了。」冬青掌語氣熱切。

松鴉掌跟著哥哥姊姊以及其他見習生一起擠到前面去。他感覺得到那三隻即將成為戰士的見習生一臉的得意。

這時他發現蕨雲就坐在育兒室的洞口，照顧著小冰和小狐。

「今天真是雷族的好日子。」火星一開口說話，族貓們的興奮低語聲才止住。「部族必須靠新戰士的加入才能延續下去。棘爪，你的見習生莓掌已經做好準備了嗎？」

「他已經完成訓練了。」棘爪回答道。

松鴉掌感覺到當火星逐一詢問另外兩位導師塵皮和蛛足時，那三個見習生的情緒有多亢奮。然後他聽見他們的腳步聲走到火星面前。

「我，火星，雷族族長，懇請祖靈庇佑這三位見習生，」族長的聲音迴盪在山谷上方的林梢間。「他們受過嚴格的訓練，完全恪遵祢們訂下的崇高守則，因此我鄭重推薦，將他們晉升為戰士。莓掌、榛掌、鼠掌，你們願意矢志遵守戰士守則，保衛這個部族，甚至為部族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嗎？」

「我願意！」三隻年輕的貓兒齊聲回答，其中莓掌的聲音最為響亮。

在那一瞬間，松鴉掌感覺到自己嫉妒到連毛髮都倒豎起來。有一天他也會有自己的命名儀式，成為真正的巫醫，但絕不是站在族貓面前宣誓他將不惜犧牲性命也要效忠部族的那種。

「本著星族賜予我的權力，我將賦予你們新的戰士名號，」火星繼續說道。「莓掌，從此刻起，你將更名為莓鼻。」

「哇，謝謝你！」新戰士的感謝聲竟大到突兀地打斷族長的宣言。

族貓們全都莞爾一笑，但松鴉掌卻聽見莓鼻的導師棘爪發出不悅的聲音。

火星一直等到笑聲暫歇，才又繼續說道。「星族以你的勇猛及膽識為榮，歡迎你成為雷族的全能戰士。」

然後靜默了一會兒，松鴉掌知道這時火星正把他的鼻頭置於莓鼻的額前，莓鼻則回舔族長的肩膀。接著火星再繼續賜榛掌和鼠掌新的名號，分別是榛尾和鼠鬚。

「雷族以你們為榮，」火星完成儀式。「希望你們矢志效忠自己的部族。」

「鼠鬚！榛尾！莓鼻！」全族貓歡呼慶賀三名新戰士的誕生。

松鴉掌感覺到他們很自豪能承擔如此重責大任，族貓們也都相信這個部族會越來越強大，大遷移的艱辛終將成為過往雲煙。

只是在山谷裡仍有某種如雲似霧的東西徘徊不去——早在雷族之前便已存在的古老貓傳說，牠們很久以前曾在這座林子裡出沒。如果說落葉已經讓這傳說從地道裡復活，大家會歡迎牠的到來嗎？

以前那些貓兒究竟遭遇過什麼事？松鴉掌不免納悶。牠們都到哪裡去了？



第二章

獅

掌穿過濕氣甚重的長草堆，一路往前走。水氣滲進了毛髮，害他全身冷得發抖。雲霧籠罩整座林子，但林子上方有微光乍現，顯示太陽正在升起。

黎明巡邏隊正往風族領地走去。灰毛和莓鼻走在最前面，他們低聲交談，連獅掌都聽不見。過了一會兒，莓鼻轉過頭。「獅掌，別慢吞吞的，」他大聲說。「還有小心狐狸陷阱哦。」

「你自己小心就行了。」獅掌咕噥道。那隻乳白色公貓三天前還只是個見習生，現在卻表現得像他導師一樣。**別以為我會聽他的！**

獅掌故意拖慢腳步，繞著一叢刺藤轉，突然看見地道的入口，過往回憶瞬間如潮湧現，獅掌不由得想起以前在地道與石楠掌幽會的情景，他的心頓時痛了起來，真希望可以回到從前，那時他是他的石楠星，是暗族的族長，而他是她最忠誠的副族長。

他在洞口徘徊了一會兒，終於忍不住衝動，鑽了進去，他沿著地道不斷往前爬，終於來到上次地道淹水時坍塌的地點。他張開嘴巴，可是什麼也沒聞到，只有潮濕的泥土和蟲子。

「獅掌！我知道你在裡面！」莓鼻大喊道。「快給我出來！」

獅掌本來不想理他，但自己也知道這個行為有多蠢。他不想繼續待在這個令他窒息的潮濕洞穴裡，於是慢慢地往後蠕動，直到能站直身子，甩掉身上的泥巴。

莓鼻就站在她面前，一身乳白色的毛髮豎得筆直。灰毛離他只有幾條尾巴之遙，藍色的眼睛顯得冷靜自持，讀不出任何表情。

「你在做什麼？探險嗎？」莓鼻質問道。「要是坍了，怎麼辦？你以為我們能把你挖出來，就像上次一樣嗎？」

獅掌曾在一次大白天舉辦的大集會裡，掉進老獾的巢穴而差點被活埋。但那次情況不同，更何況，救他出來的也不是莓鼻。

「你不要再命令我了，行嗎？」他忿忿地回嘴。「你又不是我導師。」

「那就別表現得像隻小笨貓一樣！」

獅掌很想揮這隻公貓一巴掌，但還是忍住衝動，將爪子戳進土裡。「不要叫我小貓，」他怒吼道。「你自己都還乳臭未乾，就想……」

「夠了，」灰毛打斷道。「莓鼻，謝了，導師的工作還是由我來做吧。不過他說得對，獅掌，從這裡到風族的路上會有很多洞穴你沒必要一看見洞就去聞。除非裡頭有可疑的氣味。」

「是沒有，只不過也可能會有！」獅掌為自己辯解。

灰毛不再多說，只是不耐地抽抽尾巴。「我們走吧。」

獅掌又瞪莓鼻一眼，就乖乖地走在他導師後面。他渴望能再見石楠掌一面，是這種渴望將他拉進了洞穴裡，但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會去了——不光是因為泥漿堵塞了地道。

他發誓一定要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雷族戰士。可是如果他最好的朋友是他族的貓兒，根本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



「跳起來！盡你所能地往上跳——對，就是現在！」

獅掌騰空一躍，旋身落地，剛好直接迎向對手，趁著罌掌還沒轉身之前，先一拳揮向她的後臀。他的眼神快速瞄過空地邊緣，隱約看見一個虎斑條紋的暗影及那雙熠熠發亮的琥珀色眼睛。

謝了，虎星！

罌掌縱身撲向他，但獅掌往前一跳，腹部刷過地面，從她下方滑過再勾住她的後腳，前掌瞄準肚子，一舉將她扳倒在地。

「做得好，獅掌。」灰毛讚許地點點頭，但藍色眼睛始終冰冷。

我到底哪裡做錯了？獅掌覺得納悶。他知道因為之前每晚去找石楠掌而讓自己體力不支，使得灰毛曾經對他很不滿。可是我現在已經改啦，我一直很努力啊！

「我以前從沒見過這一招。」刺爪走向那兩個見習生。「從哪裡學來的？」

「呃……大概是我想出來的吧。」獅掌喃喃說道。

其實，是他和鷹霜在較量技巧時，虎星教他的。這兩隻如幽靈般的貓兒常常來找他，常常告訴他，跳得更高一點，攻擊得更猛一點，或者要他快轉身閃開。這些不間斷的練習讓他的肌肉變得越發結實。其實不需要其他貓兒提醒，他也知道自己的技巧進步神速，早已遠勝所有見習生。但他又解釋不出來這些技巧是從哪兒學來的。

「你可以放開我了吧。」罌掌喵聲說。

「哦，對不起。」

獅掌趕緊放開她。罌掌跳了起來，甩掉身上的青苔。「你可以教我那一招嗎？」

「當然可以。只要有貓兒跳向你，你就貼平身子，但要記得往前滑行。」

「像這樣？」罌掌試圖學會這個動作。

「對，但動作要再快一點。」

趁著雜黃褐色的母貓練習之際，獅掌又看了空地邊緣一眼，卻發現虎星的幽靈已經離去。



獅掌拖著一網刺藤穿過隧道，走進營地。他的腳酸痛不已，因為他一大早就去參加黎明巡邏隊，接著又去接受技巧訓練，然後草草吃了幾口獵物，又被灰毛派去修補長老窩。

正當他拖著刺藤，穿過空地時，小狐用牙齒緊緊咬住另一頭的刺藤，腳爪不斷戳它，喉嚨裡發出低沉的怒吼。

「影族入侵！」小冰尖聲大喊，從弟弟旁邊衝過來，跳上刺藤。「快滾開我們的營地！」白翅正穿過空地，不由得停下腳步朝這兒張望，頸毛豎得筆直，最後卻尾巴一甩地走了。雲尾也把頭探出戰士窩，警覺地睜大藍色眼睛，結果看見原來是兩隻小貓在搗蛋，不禁抽抽耳朵，一臉嫌惡地消失在洞口。

「喂，你們把所有貓都嚇醒了啦，」獅掌喵聲說。「我要用這些刺藤來修補長老窩。」

「我們可以幫忙嗎？」小冰問道。

「是啊，我們很快就要當見習生了。」小狐緊接說道，終於放開了刺藤。

「好，但要小心一點，別被刺扎到了。」

獅掌繼續拖著那叢植物，穿過空地，兩隻小貓也想幫忙，但小小身子總是差點害他踩到，反倒加重了他的負擔。

等到他們終於把它拖到長老窩，兩隻小貓似乎早就忘了要幫他忙的這件事，反而雙雙衝到正在長老窩洞口曬太陽的鼠毛和長尾身邊。

「我們要聽故事！」小狐纏著他們。「跟我們講大遷移的故事，還有兩腳獸的……」

「不要，我要聽舊森林的故事。」小冰打斷道。

鼠毛呵個欠。「你跟他們說故事吧，」她對長尾說道。「這樣他們才能安靜一點，別的貓兒也能睡個好覺。」她閉上眼睛，把鼻子埋進尾巴裡。

長尾嘆口氣，坐好姿勢，將腳掌塞進胸前，轉身面對小貓，即便盲眼的他根本看不見他們。「好吧，你們想聽什麼故事？」

「虎星的故事！」小狐興奮地毛髮都豎了起來。

「對啊，虎星的故事！」小冰也想聽。「告訴我們他是怎麼統治森林的？」

獅掌看見瞎眼的長尾猶豫了一下，尾巴甩了甩。儘管他正忙著在把刺藤塞進長老窩外的忍冬樹籬間，但還是忍不住好奇。

「虎星是個很厲害的戰士，」長尾終於開口說了。「他是森林裡最強壯的貓兒，也是技巧最好的鬥士。我年輕的時候，一直以為他會成為雷族族長，也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樣。」淺色的虎斑貓尷尬地說道。

「可是他很邪惡欸！」小狐突然冒出一句，眼睛睜得圓圓大大的。

「我們那時候並不知道啊，」長尾這樣解釋。「他殺了雷族副族長紅尾，但我們都以為紅尾是戰死的……」

獅掌一聽到這些血腥的陰謀，胃不禁翻騰起來。他的腳根本無法移動，再也無心做事，再也無法假裝這一切對他來說只是傳說而已，他就像小貓一樣也被這故事給迷住了。因為在林子裡與他如影隨形的正是這隻傳說中的貓，就是他在教他如何成為一名戰士！

「是虎星的野心毀了自己！」長尾結論道。「要是他多點耐心，等權力自動送上門來，肯定能成為森林裡最偉大的族長。」

獅掌鬆了口氣。他根本沒必要躲開虎星，這隻虎斑貓現在不會再有野心了。他已經死了，不可能再為非作歹了。而且他也從沒要求他破壞戰士守則，甚至很不高興他去洞穴密會石楠掌，一心只想把獅掌調教成最優秀的戰士。也許虎星是後悔過去的作為，所以想幫助雷族，以

彌補以前的錯誤。

獅掌不再管那兩隻小貓，把他們留在那裡繼續纏著長尾問題，自己反倒若有所思地走出營外去採集更多的刺藤。

Morning Star